今夜，我又想起了你

□王忠华

一

当我循着儿时的脚印穿过枝杈漫展的胡同，再次推开老屋那扇斑驳的木门，恰是母亲“百日”祭祀的日子。

雨后的早晨清新而平静，每一团空气都是饱满的，就连投向院子里丝丝缕缕的光照都是那么柔和舒缓，一畦韭菜，几垄香葱，稀稀疏疏的茼蒿芫荽，都在阳光里泛着鲜绿，让小院不再荒凉。

屋内还是先前的陈设，一口棕褐色的水缸倚在墙角，高过人头的饭厨，里面的碗盆有些散乱，环视着落满灰尘的灶间，昔日里的烟火气随着母亲的离去，已渐隐尘埃。

迈过东屋间低矮的门槛，那一席陈旧泛黄的土炕，曾承载着父母相惜共融三十载的风雨岁月，胡乱堆放在地上的几件农具，像水袖青萍落幕的戏子在笙歌哀婉里落寂、悲凉。我打开北墙根那个暗红色的衣柜，一个精致的花纸裱糊的笸箩映入眼帘。笸箩上翠绿的梗叶托举着朵朵橙红色花儿的图案，在淡粉的底色里清晰可见。里面安安静静地躺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刊，牛油果绿的封皮呈现出黑色的包浆，足见岁月的久远与母亲对它的珍爱。我小心地将其取出，泛黄的纸页里夹满了缎面、丝线和母亲剪的纸花、鞋样及各种动物。

顷刻间，尘封的往事如一溪清亮亮的泉水，流淌在鲜美的花草间，又像是一首歌沿溪唱响。

隐约记得年少时，母亲时常踮着脚从柜子的最上层取下或放入一个大本子，里面究竟有什么，我不得而知。那时，母亲是不允许小孩子随便打开衣柜门的，更别说随意翻腾了。但我知道它肯定与母亲做的活计有关。家里时常会有些熟悉、不熟悉的面孔，或捧着沉甸甸的绣布，或拎着花撑，来请教母亲。母亲无论是在灶间添柴草，还是在院中洒扫，都会急忙撂下手中的活，将绣布铺陈在土炕上，与来人一起探讨画面的布局、针线的走向及花线色彩的搭配。“村东兰家（兰是父亲的小名）的媳妇真是手巧，一身好活计！”她们每次都是带着钦慕的目光，在对母亲的一片赞许声里欢欣而去。我也是从那时才知晓，母亲精湛的绣工与剪纸画工技艺，南庄北疃无人能及。

我还常见她将长长的花撑横架在炕的中央，把宽大的绣布撑起在圆滚撑板的两端，从早到晚地在“嘣嘣扑扑”飞走的针线声中，一头卷起，一头放下，循环往复。我也时常会躺在花撑下，仰望母亲绣织的那一大片盛开的花海，花海里有富贵的牡丹、争艳的月季和烂漫的花草，也有奔跑的小鹿、悠闲的羊群……是母亲指端捻起的细针，将它们活色生香地唤醒，也注入我最初对一朵花、一株草的钟爱。至今，想起那单调乏味的抽针走线声，何尝不是母亲指尖上弹奏出的一曲曲行云流水的弦音？

母亲累时，偶儿也会抬起头，迎着从窗户吹进来的凉风，拢起垂在脸前的蜷曲的发丝，有时，也会喊我拎着铁皮小桶，去村里的东井边，为她打回一盆沁凉的井水。母亲把劳作之余的空闲时间，全都用来编织我们家的温馨。在溽热的盛夏、在冰封的冬夜、在昏黄如豆的灯光里，她绣着，剪着，裁着，她那执着不屈的身影里，有我们憨甜的梦，开心的笑。

二

犹记得那年夏天，当我将母亲婚嫁时的一瓶“雪花膏”偷偷拧开，用温水泡软，悄悄地在脸上涂抹时，被母亲发现了，她朝我嗔笑道：“你呀！活脱脱一个唱戏的小花旦！”那一刻，母亲大概晓得了，爱美之心已在小女儿心里悄悄地萌芽了。

不多日，母亲便从集市上带回来一整块布，柔和的粉色中间有几条更浅的粉色和乳白色的竖纹，极富立体感。薄薄的“的确良”料子，抖落起来，垂坠爽滑，让人打眼就喜欢。母亲将料子做成了两件短袖外衣，姐姐一件，我一件，又从柜子里那本“剪纸花”中取出一张薄薄的微黄的宣纸，在上面画上图案，剪出样子。随后，她用不同的丝线，在衣服胸前的两侧依样绣上伸展的茎叶、鲜绿的芽瓣、米粒似的花苞和朵朵精致的花儿。母亲做好后，我俩便迫不及待地穿到身上，风光无限地穿梭在大街小巷，在同伴面前尽情地挥洒着欢乐，欢喜的样子就如衣服上怒放的花朵。也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穿过姐姐穿剩的衣服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，母亲的那些“剪纸花”与花撑被束之高阁，渐渐地淡出了我的视线。但母亲对剪花的兴趣不减当年，愈加地迷恋。遇到好看的花呀草呀，她都会在布上画出来，剪出来，连同喜欢的花一并收集在本子里，这便是今天我看到的这本厚厚的“剪纸花”。

母亲80多岁时，村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还登门求她给孩子做贴身肚兜。我见过母亲晚年做的肚兜，红色棉质的双层料子，黑色爽滑的丝绸包裹的边沿，红色丝线的走针和细密匀称的针角，肚兜中间还用五彩斑斓的丝线绣上佛手或一把长命锁，祈望孩子健康平安地成长。这是一件多么漂亮、又令人舒适的艺术品啊！我惊叹母亲技艺的同时，眼中却盈满了泪水，那是母亲中风后，用一双颤抖无力的手剪裁绣织而成的！

2023年5月6日，母亲平静地走完了她的一生，享年83岁。

三

忙完母亲的“百日”祭祀，我带回了母亲这本厚厚的“剪纸花”，把它摆放在书房里，与之相守的是古色陶罐里那一捧暗红色的红豆。

天边的那一抹晚霞逐渐消逝在苍茫暮色里，黑夜便漫卷了整个小城，街边的灯火点燃小城的边边角角。

我喜欢这样安静的夜，喜欢在安静的夜里仰望漫天稀疏的星光。星光下，我将那本“剪纸花”捧出，一页一页地翻开，那些泛黄的剪纸花上无不写满了母亲流年似水的岁月。抚摸着它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一枚枚的指印，也仿佛感受到了母亲夹存在书页里的温度。小心地捧起它，就如托起病床上的母亲，俯首在她的耳边，与她细语温存。

母亲，今夜，我又想起了你……

在海边（外一首）

□徐修强

走在山海间
如一缕风，滑过指尖
飘向这无边的蓝里
如一滴水
在无垠的波光里
辽阔自己。走下沙滩
品味浪花的爱情
写一行人生足迹
悟一段生活哲理
看一尾鱼，在自由的
领地里，王一样地游弋
累了，就上岸
做一位钓鱼人
钓鱼，也钓浪花
饵料是放生的自己

沐浴春阳

此刻，沐浴在阳光里
让人多么惬意，陶醉
仿佛空气中弥漫着
无数的小确幸，我们不去想
俄乌战火巴以冲突
专注一盆云竹迷人的嫩绿
放下房价、菜价、肉价、蛋价
只想一双双春水般的眼睛
围墙已隔绝市井嘈杂
春风不时推送着天籁
如果时间足够，就闭上眼睛
等一缕兰香从心底飘过

祖孙情

□刘文武

今天家里异常热闹，公派出国留学的孙子学成归来。原先打算到饭店里为他接风，他妈妈提出建议，说儿子好长时间没吃妈妈做的饭了，要让他感受家的味道，品尝妈妈的厨艺。因此，为他接风就改在家里进行。

吃完饭，孙子从行李包里取出好多礼品，有吃的，有用的，还有纪念品。老实说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吃的用的不再那么被人看重，但有一样东西我很喜欢，这就是他在国外休假时，乘坐游轮到北极旅行，在海滩上捡到的一块小巧玲珑的火成岩小石头。这块小石头很精致，形状酷似猪腰子，大小也相近，上面满是大小不一、分布匀称的小孔，由于常年受海水冲刷，表面很光滑，用手摸一摸，却又涩涩巴巴。由于它是来自北冰洋的海滩，离我们这里路途遥远，让人觉得它的身价不一般，既有纪念意义，又有一定的观赏性，所以我很喜欢。孙子看到我喜欢，特别高兴，说，只要爷爷喜欢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他还告诉我，这次旅行去的那个地方，一年当中有连续4个月的时间全是白天，有连续4个月的时间全是黑夜，其余的4个月如同我们这里一样，一天之内有白天也有黑夜。他去的时候正赶上4个月全是白天的最后4天，所以幸运地体验到了没有黑夜、全是白天是个什么样的感觉。

回到家里的当天晚上，孙子提出要和我睡在一起，他妈妈没同意，主要是怕影响我休息。睡到半夜，听到我咳嗽，孙子知道我还未睡着，便推开门，一头钻进我的被窝里。我们祖孙两个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。他讲疫情期间出国的波折，讲如何与国外导师相处交往，建立深厚友情，等等。他讲得滔滔不绝，我听得津津有味。他一面讲，一面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耳朵。这是他小时候跟我睡觉时养成的习惯，到如今也未改掉。

夜深了，孙子入睡了，我却越来越清醒，一点睡意也没有。我一会儿动动他的胳膊，一会儿摸摸他的头，他的身上还和小时候一样柔柔的，滑滑的，像个小泥鳅。我抚摸着他壮实的身躯，听着他匀称而有节奏的呼吸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，又想起他小时候的一些往事。

小时候，他就喜欢在爷爷奶奶家里住，他的爸爸妈妈怕过多牵扯我们的精力，住不上几天就把他接回家。每次他都哭着闹着不回去，嘴里还不停地嚷着：“我还没住够，我不想回家。”在外边，只要看到我们的身影，不管距离有多远，他都会“爷爷奶奶”地喊着，飞一样地扑到我们的怀里。他4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奶奶对他说：“你妈妈对你多好啊，你要听你妈妈的话，长大了要孝敬她。”他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好什么，骑脚踏板儿小鸟摩托车时，她在后面坐着，叫我在前面站着。”奶奶听了乐得前俯后仰，哈哈大笑。

我刚退休时，在开发区找了点零活干。有一天我休班，他在家里玩积木，玩完后没收拾就离开了。我要求他先把积木收拾起来，他嫌我态度不好，和我闹翻了脸。最后他一边收拾一边哭着说：“小老头想欺负小孩，我一脚把他踢到开发区去。”一句话把我逗乐了，我觉得他更可爱了。

时间真快，转眼间孙子又要离开家了。按照往常的惯例，在离开家的头天晚上，他会约上他的爸爸妈妈到室外溜一溜，说说知心话。从上大学到博士生毕业，10年的时间都是这样，这已经成为习惯，只不过这一次在外边儿待的时间长一些。我在家里等不及了，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的表情很不自然，嘴里埋怨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忘了家里还有个爷爷？”孙子看我不高兴，连忙跑到我跟前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什么都可以忘记，就是不能忘记爷爷。”事后，我冷静地想了想，我的表现是否有点过分？我找孙子做了解释，请他谅解。孙子拍着我的脊背说：“爷爷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都不会怪您的。”孙子的话是多么的温馨，多么的深情啊！刹那间，我再次感到他确确实实长大了！

我们的祖孙情就像一首美丽的歌，越唱越动听，越唱越红火！

繁星

□刘吉训

你们是远离人间的一群顽童
尽管飘浮游离也依然满怀笑意地
向地球眨着眼睛
是你们离群索居
还是地球独处一隅
我看你们时
像一泓珍珠聚汇的湖水
你们看我时
或许只是一盏闪动的孤灯
你们期望多少年
总没有同地球牵一次手
或许就是为了那不尽的思念
你们才望眼欲穿
我真想夜夜见到你们
可云的轻纱常常
遮住了你们的脸
繁星
你在我的心中
我们永在你的视线

奶奶的治病偏方

□姜德照

小时候在农村那些年，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，平时有点小病小灾，奶奶总会说：“偏方治大病”，就武断地用她的那些偏方为自己和家人治病。

所谓“偏方”，就是那些在民间流传、不见于古典医学著作的中药方。那时候，村里人通常是去村里的卫生所看病拿药，医务室的大夫是“赤脚医生”，也就是到公社（现在的“乡镇”）参加过几天医疗培训的农民。他们平日与村里的其他人一样在生产队干活，业余时间，谁家大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、一般的外伤等小病，他给人家用听诊器听听，打个针、拿个药什么的。拿的药通常是“感冒通”“扑热息痛”“土霉素”“四环素”之类。至于大病，那就要到公社医院去。家里人有点小病，奶奶从不主张去卫生所看病，一是感觉麻烦，二是可能不那么信任村里的赤脚医生。她可能感觉医生总是咋咋呼呼，把小病当大病看，浪费钱。谁生病了，奶奶总有偏方给你准备着，偏方实在治不了了，再去找赤脚医生看病。

春暖花开，天气热了，我有时早晨睡觉起来鼻子出血，是那种一洗脸鼻子汩汩流血的样子。奶奶说，先用凉水拍打着前额，再去外面找把“刺儿菜”揉碎，把它的汤汁滴到鼻子里。试过几次，这个偏方很管用。夏天让蚊虫咬了，胳膊腿起个大包，奶奶会说，用自己的唾沫在蚊子咬的地方揉揉，说人的唾沫有消毒作用，这个办法用起来简单实用。有时候，身体哪里被小刀或锋利的庄稼叶子割破了，她就让我用锅底的草木灰捂上，说这东西能止血。肚子疼的时候，就在锅底烧蒜给你吃。那年月，吃烧过的黑糊糊的蒜瓣也是一种奢望，有时候感觉肚子疼也不错。咳嗽的时候，就用那种黑乎乎的长柄小铁勺，用香油为我煎鸡蛋吃，如果咳嗽得太厉害，还在香油煎蛋中加上一点干蜂窝。遇到感冒发烧的时候，我躺在炕上，奶奶喜欢用大葱根须、大枣和姜片熬出热乎乎的汤，让我一碗接一碗地喝，直到喝出满身大汗，捂着被子睡一大觉，第二天就好了。可有一次发病比较特殊，奶奶的这个偏方失灵了。那是小学时候的一个夏末初秋的日子，我中午去邻村的汽车站接要回娘家的姑姑，没有接到，失望之余，就与几个小伙伴偷偷跑到村外的水塘洗澡。跑得浑身大汗，一下钻到水里，被凉水一激，晚上回家就发起了高烧，浑身疼痛，呕吐吃不下饭，也不敢说自己偷着去洗澡了。奶奶急得团团转，所有能用得上的偏方都用了，就是不管用，把村里的赤脚医生请来拿药吃，也不见好，就送到公社卫生院去了。到那里，医生给我打了针，开了点药。可见，病得厉害了，奶奶的治病偏方并不是灵丹妙药，不能包治百病。

奶奶是一辈子没上过学堂的小脚女人，但能认识好多生活中的常用字，口算特别厉害，算个账，随口就能算出来，在村里人看来，那是过日子的“通打通算”。也许是没有文化的缘故，她不太相信科学，可以说很迷信，对治病偏方的迷恋也是一种迷信的表现吧？据说，奶奶一生曾得过几场大病，有的病很致命，是找邻村的“土医生”用偏方治好的。其中，有位姓常的医生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，他个子很高，四十多岁，文质彬彬，一说话笑眯眯的，奶奶在背后叫人家“常头青”。奶奶只要生病，嘴里就念叨这个“常头青”，说如果他在就好了。奶奶属于很要强的女人，过日子总想比别人强，总担心被别人看不起，因此爱上火。一上火，不是口舌生疮就是身体不得劲。当年，“常头青”给她的一个偏方是熬“山槐子”水喝，她就一年到头用它来熬水喝，就像我们今天喝茶一样。她的炕头桌子上有只大白碗，盛的就是“山槐子”水。院子里每年都要晾晒很多“山槐子”根，以前是爷爷每年开春后到山上去刨，小学的时候我接上了班。奶奶最后是患脑溢血去世的。在她去世前的那一刻，嘴里还说要喝“山槐子”水，她还自信这个能救自己。

一晃奶奶去世已经30多年了，她的音容笑貌还能出现在我的梦中。有时生活中遇到一些小病症，我也喜欢用奶奶的偏方试试。当我给别人介绍这些偏方的时候，就习惯性地告诉人家，这是我奶奶给我的偏方。

大海如诗（外一首）

□于金玲

海醒了，晨雾散了
阳光暖了
海鸥的执着换来新的轮回
在海水中沐浴，在天空中翱翔
多么自豪
如同赶海人
从黑发到白发
总是在通往大海的路上
追逐浪花，追赶潮汐
捡拾遗落的海珍
大海啊——
生活的鲜美取之不尽
海边的景色如诗如画

在春天里

每一次不经意抬头
都能看见美
沉默的旷野，突然飞过的喜鹊
风缓、水清、天上的云朵自由自在
山上的积雪皆是故事
我在河岸站成一棵树
树也萧萧，风也萧萧
河岸的花事与春风有关
远山、近水、眼前的小路
如果你敞开心扉
就能打开这个美丽的春天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诗歌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，字数在2000字以内。

投稿邮箱：ytrbzkb@126.com

本报地址：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：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：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：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:23-4020 广告许可证:鲁工商广字08-002 ■报价全年540元